

我愛臺大一輩子

文・圖／林明漢

民國38年6月1日，我搭乘招商局「鐵橋輪」自廣東汕頭抵達高雄，借住於屏東糖廠「公誠三舍」。正好屏東市歸來國民學校有一教員出缺，經面談甄試後，到「歸來國小」當代用教員（師範生才能當正式教員）。廣東汕頭一帶，說的是潮州話、廣東話和客家話，不說國語，但臺灣的小學一定要說國語。說來真是老天幫忙，筆者讀五年級時，有一學期學過國語注音符號（比現在多3個字母），並學會四角號碼查字典。於是我到屏東街上買了本王雲五編著的四角號碼字典，就泰然去當小學代用教員。底薪90元，教學補助

費30元，一共是120元，生活沒問題。不過從屏東糖廠到歸來國小，沒公車也沒火車，只得騎腳踏車在石子路上辛苦往返，後來居然學會了用左手攀住貨車繩索或鐵鍊，借貨車之力向前奔馳。

第二年暑假，我從屏東坐13個小時的火車到臺北報名臺灣大學及臺省師範學院入學考試。一到校門口看見臺灣大學堡壘式的大門，兩邊用斗大標語寫著「歡迎臺大新血輪」、「歡迎臺大新生命」，使我心中十分感動，走進校門，椰子樹整齊聳立，遠望是青山蒼鬱，椰林兩旁樹立著頗有氣勢的樓房，應該就是不同院系的大樓了。這一切景觀，讓

我深深愛上臺大，我希望我能考取，不要走了。

我報考「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」，說來有一點投機，怕爭不過人，所以找個排名最後的冷門科系。後來才知道，當時只分文法、理工、醫農三組，選哪個系都一樣。

在預備考試期間，正好屏東糖廠的同鄉調回臺北，宿舍就在新生南路「三分局」斜對面，我就借住在那裡，每天上午沿新生南路走到臺大圖書館準備功課，臺大大方准我們整天在圖書館溫習，也讓我們押證件借參考書，別的學校恐怕辦不到吧！

那時的新生南路中間，是瑠公圳大排水溝（瑠公圳的進水口遠在碧潭），排水溝的坎坡上，住著密密麻麻隨政府撤退來臺的難民，他們無處容身，只好露天住在水溝兩旁斜坡，吃喝拉撒，全在那裡，令人淒然，後來政府才在臺鐵萬華站與臺北車站之間，特准難民們在鐵路兩旁設立簡陋攤位謀生，而發展為八棟大樓，鐵路地下化時黃大洲市長把它拆平。瑠公圳也被水泥路面鋪蓋起來，成了如今新生南路的平坦大道。（瑠公圳仍在路底下奔流沿新生北路而入基隆河。）



這是一群要升學的小同學，我願他們每個人都金榜題名，我自身也有個宿願，但願也能如此。進入臺大之前，在歸來國小任教時與畢業生合照。



凌純聲教授（右1）帶學生出田野，在花蓮阿美族部落。林明漢（右2），任先民（右4），李亦園（左3），張光直（左1）。

同年，歸來國小洪水龍校長的公子洪慶章，以第一名考取醫學院，因為成績太好，傅斯年校長來函洪家，希望洪慶章改讀物理系，學校會給予特優獎學金云云。不過後來洪慶章還是去讀醫學系，後來成為有名的腦科專家。

那年中秋過後，我辭去教職，又從屏東坐13個鐘頭慢車到臺北，入秋以後南北天氣已有明顯差別，過新竹以後，我就穿上毛背心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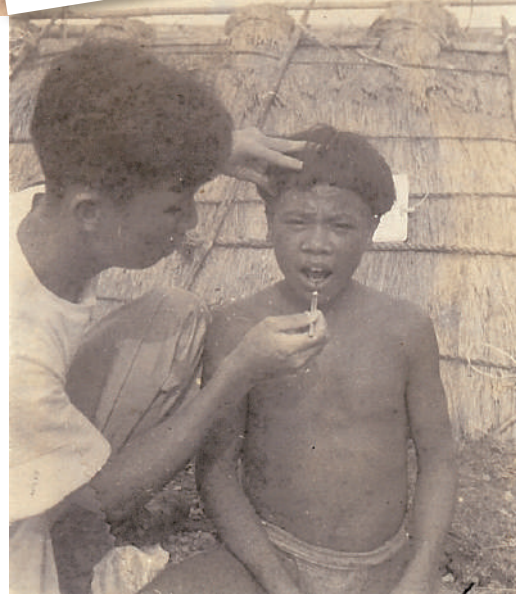
考古人類學系設在文學院最後一條走廊上，有自己的陳列室和圖書室，全班只有5個學生，系主任李濟之老師，開宗明義對我們說，本系的目的，是要訓練將來肯坐靠背椅寂寞工作（lonely work）的人，如果自問不適合這種工作的可以轉系，於是，高華俊、林光中兩人轉到外文系，只剩下張光直、任先民和我3人。張光直兄後來成為世界

有名的考古學家，也擔任過中央研究院副院長；任先民兄則從加州州立大學Fresno分校退休，養老享福，他開過一門中國菜烹調，居然座無虛席。

臺大的考古人類學系，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學系，因為老師當中有多人是在大陸從事安陽殷墟發掘實務的人，他們有第一手資料可供研究，因此，把考古學與人類學合起來組成一個系（現在叫人類學系）。本系名師如林，享譽中外。除了李濟之先生外，董作賓老師是世界級的甲骨文專家，凌純聲老師帶我們做田野調查（要我們用鉛筆記錄，因為鋼筆或原子筆會受潮而褪色、模糊），「社會學」有陳紹馨先生，芮逸夫老師教「中國民族誌」，衛惠林老師教「臺灣土著民族」，高去尋老師開「古器物學」。記得教學中有件石雕長久以來都被視為「牛頭」，我認為不是，因牠的牙齒明顯地上下交



1953年與任先民前往蘭嶼雅美族（已正名為達悟族）部落作田野調查。



測量雅美族人唇型與齒型，1953。



雅美族人坐在半地下屋的上方，1953。



雅美族漁舟，雕刻精緻。



雅美族公主，1953。

錯，而我們鄉下人都知道牛沒有上牙。另外，還有石璋如老師開「田野調查和測量」，楊希枚老師主講「體質人類學」。

有一門「理則學」必選，由陳大齊老師講授，講的是「白馬非馬」、「半尺之縷，日取其半，永世不絕」、「用竹竿撐船，到底是人在走還是船在走」等等的玄論或相對論，大齊老師後來去政治大學當校長。

除了上課之外，學生們還會參加一些課外活動，如傍晚在傅鐘下聽古典音樂，在校門口臨時教室打橋牌（後來成為世界有名的橋手沈君山，經常前來參戰），跳土風舞，或參加海天合唱團練歌和演話劇（在法學院）……非常非常有趣，讓學生生活更加充實活潑。

經過4年的嚴格科學訓練，我們養成了上天下地找證據的習慣，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。我的畢業論文是：「阿美族的物質文化一手寫孤本」，其中句句都是

由田野調查有根有據而成的，現在可能還留在學校保存。

畢業以後我真的就是去教書（入學前說是最後一條路），第一年到文山中學，第二年轉往國立華僑中學暨大學先修班。僑生主要來自泰、韓、港澳、星馬印尼等地區，他們常上當舖，但僑生的物品依規定不得流當；他們愛活動但也愛打群架，有一回泰國僑生和韓國僑生夜裡打群架，我只好請板橋的消防隊前來噴水沖開他們。

教書實在是一個好工作，一年放假3個多月，但薪水卻月月照領。不過因緣際會，我通過一項考試轉任新聞記者，10年來採訪無數政界大人物，從陳誠副總統、經國先生、嚴家淦副總統、周至柔省主席，我都當面訪問過。10年後考取高考，先後在人事行政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及管理處、財政部中央信託局任職，直到82年退休。📖



林明漢小檔案

1928年3月生於廣東，1949年渡海來臺，1954年畢業於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，經接受第三期預備軍官訓練後，歷任中學教員、教育部華僑大學先修班訓育組長、警總民防廣播電臺編訪組負責人、中央通訊社理事、中國統一建設促進會理事、外籍勞工新聞通訊社總編輯兼採訪主任、新環境保護雜誌社總編輯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新聞聯絡專員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研究員、秘書，又任黨小組長、書記、考紀委員、救國團創團團員、革命實踐研究院特訓班、中信局一等研究員、研究室主任，主編中信通訊、中英文年報等，現為中華民國公營金融保險事業退休人員聯誼會常務委員。